篆勺編

蠡勺編卷三十七目錄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國初名儒之最

松心日錄曰　國初名儒予最服膺顧亭林先生先生之學博矣而無考據家傅會穿鑿蔓引瑣碎之病先生之行修矣而無講學家分門別戶黨同伐異之習先生之才識優矣而無縱橫家矜才逞智劍拔弩張之態所著日知錄一書舉經史子集之要統修齊治平之全擇精語詳扶世翼教其學爲有用之學其言皆有本之言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若先生者庶乎足以當之矣讀　國朝詩人徵畧歎南山先

得我心用刺取之

亭林餘集

長洲彭允初言少應童子試於市得鈔本亭林集一帙中多黜竄乃先生所手定既以刻本校之其十餘篇皆佚不著錄蓋編集時門人所削去者也然先生生平忠孝大節實具於此爰重錄而敘之又曰先生嘗受官唐王時見於文故編集者不能無隱避然伏觀明史凡明臣之自靖於諸王者皆大書而表之我　朝敎忠之意至深遠矣彼區區務爲隱諱者豈足以識大公至正之道乎則是十餘篇書不患其不傳是十餘篇者傳而後先生扶世立教之志得大明而無憾則先生之言雖不獲效於當時其有功於

後世何如也見二林居集

李檢討乞終養疏

富平李子德康熙己未以布衣　召試博學鴻詞官翰林院檢討授官後即以母老乞終養通政司不肯上疏子德自齎疏跪　午門外三日遂得　俞旨乃許其疏畧曰臣因篤奏爲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籲恩歸養事臣竊維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敕諭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內閣學士臣某以臣姓名聯稟薦牘陝西撫臣促臣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年四十有九兒女逝

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
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長齡七十八困扶牀　巷路三千
難通齧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
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是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
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蟲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
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
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
類之仁推於士庶詎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
情還之仕路乃臺司郡邑絡繹道行急若風火臣抵都扶
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
纂修明史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母於去秋入京登[illegible]

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追諗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有哀求　君父查例門無次丁聽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相符子德將往雁門其紀別詩有弟從母側來再拜授一弟又云兄言勤門戶弟言慎車馬而此言獨子想爾時弟亦喪矣故云然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養母叨沐優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益圖力酬　知遇務展涓埃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長洲沈文慤公曰情詞懇惻比李令伯之陳情則又過之聖主之仁人子之孝宇內共稱不止羨其鴻軒鳳舉也

湯文正毀淫詞疏

河南湯潛菴先生以康熙丙寅撫吳疏毁吳下淫祠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聖賢等廟禁婦女不得入寺院勒石上方山吳俗一變其疏曰竊以吳中之俗尚氣質而重文章闔閭詩書以氣節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涉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人好爲冶遊靚粧艷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燃臂號肉身燈虧體誨淫目以爲孝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幡之直可數百金刻造馬弔紙牌編作淫詞豔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䘏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敎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鬬名爲打降此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

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賽會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跡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庶幾反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稅足禮義明則爭訟息固吳下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歃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

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異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罔間歲費金錢何止數十

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禱賽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神報必豐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蕩民志耗民財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而更甚矣蕩民志耗民財敗壞民俗若此

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並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革

除神即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有造怪誕之說箕斂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然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臣敢懇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　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矣

崑山耆年會

柳南隨筆云康熙甲戌上巳崑山有耆年之會設宴於徐氏之遂初園舉人錢陸燦年八十三御史盛符升八十檢討尤侗七十七贊善黃與堅七十五尚書王日藻七十二

提學僉事何棟七十舉人孫暘六十九按察使許纘曾六十八尙書徐乾學六十四洗馬周金然六十四中允徐秉義六十二諭德秦松齡五十八以齒序坐各賦七言律二首用蘭亭二字爲韻

張文和爲子辭一甲

乾隆丁巳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在直廬辦事　帝命內侍傳　諭曰爾子張若靄取中探花矣特告大學士知之廷玉聞　旨免冠叩首懇辭數四內侍傳奏未蒙俞允廷玉奏請面見仍免冠叩首奏曰臣家世受　皇恩無所不極其至臣子若靄又占科名最高之選臣實夢寐難安願讓與天下寒士　純皇帝憐其愚忱乃命改爲二甲第一名

後五年諸城劉文正公官左都御史亦奏言大學士張廷玉子姓宗族及姻黨占仕籍者至數十人宜加裁抑三年內停其遷轉以保全之奉　旨如所請然則文和所謂家世受　恩無所不極其至殆實出於知足懼盈之心以爲言者

詹事府沿革

王文簡蠶尾續文曰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能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謬也　本朝設詹事府沿明代之舊而稍不同明詹事率以禮部尚書掌府事少詹事

亦多加尚書或侍郎皆與枚卜今則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罷不設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後罷不設今治之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俱罷不設司經局洗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乘輿先馬註導馬也國語曰句踐爲夫差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晉太子詹事官屬有洗馬八人掌太子經書圖籍其後止一人今治之漢蘭臺東觀有校書郎北齊有正字明司經局之屬有校書有正字今校書罷不設正字則以內閣中書舍人攺充之

戶刑二部官屬

香祖筆記戶部之屬古有民部度支金部倉部明攺十三

清吏司分掌十三布政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民支金倉四科刑部之屬古有憲部比部司門都官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按察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存古制也　本朝因之但明代以南北兩直隸之事分隸十三司　本朝則增江南一司耳刑部又增督捕一司爲十五司

比部

唐時有刑比都官司門四曹傳氏學沆謂通典比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舊唐書楊炎傳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而太尉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

出入山堂考索云會計遣欠每三月一比謂之比部今財賦不關刑部久矣而猶稱曰比部誤也

留中

復齋漫錄謂臣僚文字留中之始本於蘇頲知制誥明皇曰卿所制文誥可錄一本進來朕要留中披覽葉榮所曰後漢楊賜傳賜上書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又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子羣臣請立閎旦胥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也爲諸侯王四月奏未央宮留中不下是留中漢已有之謂本於蘇頲誤矣

起居注

傳覺花曰僞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

家錄云知漢起居注爲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始易以近侍之人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至隋開皇所謂起居注之職凡四十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史掌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見野客叢書

行在所

更始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傅炎菴曰按三輔黃圖天子以四海爲家不以京師宮室居處爲常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車輿所至皆曰行在所

出仕外國

永樂九年琉球國中山王思紹言其國長吏朱復本江西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察度洪武五年始通中國　察度傳武甯武甯傳思紹）四十餘年不懈今年踰八十請令致仕還鄉從之乃命復爲國相兼左長史致仕成化五年其貢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爲琉球通事傳至璟擢長史乞如制賜誥贈封其父母事下禮官以無例而止

貢表年月書文之異

爪哇自劉宋元嘉時已通中國其宣德七年貢表末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漢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國之始也

國朝順治十三年土魯番始入貢其康熙十二年貢表末書一千八百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順治十七年俄羅

斯人貢其表末亦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皆書年之罕見者又土魯番表文援引比例多用外國事晷云恭惟　皇上一統攸同何異於古之占什特蘇澤羣生相同乎昔之達剌汗法紀軍威比隆於楷黑塞勞聰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謙達爾又云旌旂閃爍超越乎墨烏威爾皇恩浩蕩實出於度量寬仁亦運事之新奇者康熙九年四月奉表投誠表文字畫不可識其體自下而上類道家符篆因召來使譯文以進

琉球遣子弟入學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等疏言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

慚鄙陋執經無地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觀中興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國王尙貞以本國遠被　皇仁傾心嚮學懇祈使臣汪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准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云云時新城王文簡爲祭酒咨覆禮部畧云查太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爲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

吳仁悅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疊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書房於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乞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得寨官子祖魯右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奏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命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於正德常三四遣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延美等四人至十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光哲堂歲時給衣物如例給

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爲最篤國家待之亦爲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鈞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屛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三十一年成楫等乞歸省詔同貢使歸國仍　命禮部　賜宴給賞如貢使例

安南入覲

安南諸大姓莫黎鄭阮互相吞噬先是黎氏殘莫氏而據其國其臣鄭檢篡奪之阮惠誅鄭并逐黎氏乾隆間黎維祁敏闕求內附　朝廷已遣忠銳福郡王總督兩粵孫議討時無錫孫春臺永清爲廣西巡撫密陳曰黎阮相噬

外夷之常關安南深慴 天威可以折箠使也五十三年
阮惠果悔罪陳乞效職貢且入覲既至請用中國冠服
上嘉之賜名光平 命山莊筵宴之日得用所賜殊等頂
翎服色而詣京朝賀仍用該國衣冠以昭體制按唐大中
三年吐蕃來歸上御延禧樓觀之解辮賜冠帶皆抃舞呼
萬歲薛逢詩所謂衣服初迴左衽難者是也胡越一家古
今同轍

臺灣記畧

王友、[illegible]曰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於漳南
鄰於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則東連日本南通琉球暹
羅呂宋荷蘭諸國其沿革莫得而詳也明嘉靖四十二年

流寇林道乾作亂都督俞大猷勦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灣大猷不敢逼留偏師駐澎湖島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斃道乾遁往占城道乾既去澎湖駐師亦罷天啟改元有顏思齊者爲日本國甲螺（猶云頭目也）引倭酋歸一王屯臺灣閩人鄭芝龍附之始建安平鎮城既而荷蘭國人舟遭颶風至此愛其地借居之尋與倭約盡有臺灣之地而歲輸鹿皮三萬荷蘭人善火器其居臺也以夾板船爲犄角雖兵不滿千南北土酋咸畏而聽命焉又建赤嵌城居之順治庚寅日本甲螺郭懷一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破殺於歐汪即今鳳山縣界也辛丑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日蹙頓軍廈門適日本甲螺何斌與荷蘭酋長隙潛誘成功進

取臺灣鹿耳門諸屈囘旋沙浮水淺猝難飛渡成功舟至水忽漲十餘丈巨艦縱橫畢濟遂克臺灣荷蘭人與成功戰不利退保上城（即今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力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人勢窮以夾板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蘭人乃遁歸其國成功既有臺灣以赤嵌城爲承天府改臺灣土城爲安平鎮總名曰東都未幾成功死其子經居鷺江（即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據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來歸經僭立改東都曰東甯改縣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康熙辛酉經死子克塽嗣壬戌福建總督姚啓聖用閒諜陰結傅爲霖爲內應事洩爲霖遇害明年癸亥靖海將軍施琅奉　命率

舟師進討六月自銅山抵澎湖入罩灣連克虎井桶盤諸嶼晉師飛嚴鄭克塽奉表降　詔赴京師隸旗下於其地設臺灣府統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福建布政使司云

壕鏡寓番

唐設結好使於廣州漸有番人立戶然不過暫寓海濱灣泊之地宋天聖後益夥乃立番坊有居頭管者立番民所明洪武初令番商止集船所不許入城通番者有厲禁永樂四年置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建屋百二十間以居番人隸市舶提舉迨正德中始有番人私築室於灣澳以便交易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爲之尋徙諸高州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乃復移之香山縣

南虎跳門外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土人亦利其房租每一間歲數百金佛郎機遂得混入築室建城櫛比相望雄踞海畔若一國然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據嘉靖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三十四年又於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閎敞奇秘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舉人盧廷龍會試入都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還我壕鏡故地當事不能用番人既築城雜番蚊聚至萬餘衆閩粵鉅商視爲利藪吏其土者皆莫敢詰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總督戴燿在事十三年養成其患而不問番人又潛匿倭賊敵殺官軍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檄番人驅倭出海因上言

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今一旦驅斥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尚存有謂宜勦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顧兵難輕動而壕鏡在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御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闌出外不許一倭闌入無啟釁無弛防相安無患之爲愈也部議從之居三年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防禦漸密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爲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州城番亦不敢拒今大西洋人居此中有西洋官職如侍郎云

英咭唎犯澳

嘉慶十三年七月英咭唎兵頭都路厘率千人駕戰艦經過香山澳挾逐西洋人奪壕鏡居之聲言粵中大吏許其分佔西洋船額餉甚褻傲制君遣知廣州府事福明往諭都路厘與明爭禮各不相下營領番兵百人詭服持械至廣州城下迫見制軍制軍拒不納仍令明爭與會於十三行都路厘桀驁不屈制軍益堅壁自固水陸戒嚴礮石之聲晨夕不絕者四閱月乃命嚴禁內地不許運出薪米斷其日食都路厘令兩舸游魚珠主客相持官軍四集人心惶恐後得　俞旨自度無所得利乃稍退出旋復搜括在澳諸番資賂兵衛始遠去先是龍職欽天監副西洋人劉

思永偕廣州省近二十年言語飲食幾同土著賄賂資緣狡黠叵測人謂都路厘之來由思永句引將欲效嘉靖中海澄人李錫誘和蘭奪彭湖故事乃獲之（爲香山縣彭昭麟所獲）而復介弦朏故莫能窮究本源十四年春　上命百齡來制兩粵未下車即巡視沿海礮臺引見佰喇咈等詰責之乃具結略曰舊歲英咭唎兵丁來澳因咈囒西凌欺西洋人物其國王遣逐於咪喇堅地方我們孟呀以兵頭都路厘聞其欲來犯澳將英咭唎市易阻隔不及稟知國王即就近來澳防護並無他意屢求見前任制臺總不准見後報謝復不見納嗣奉　大皇帝俞旨不許在澳都路厘立即退回但都路厘不先稟明即行登岸實屬冒昧幸　天恩

消滅僅予驅逐感激無地喇等已將　本夷馳稟國王必將
治都路厘專擅之罪至傳言喇等欲分佔西洋船額貿易
此心嗣後倘有訛言仍懇准見俾得　上達喇等卽當稟知
國王斷不許兵船再擾云云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英咭
唎國夷商喇咈等稟結五月二十日奉　旨議覆嗣後各
國護貨兵船俱不許駛入內港夷商銷貨合卽依限回國
並令洋商早清夷欠其澳內西洋人不准再行添屋人民
眷口亦不准再有增添引水船戶給照銷照俱責成澳門
同知辦理

市船

明吳元年置市船提舉司洪武三年罷太倉黃渡市船七

粵雅堂校刊

年泉州寗波廣東俱罷永樂元年復置命內官提督之嘉靖元年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舶遂革福建寗波二司惟存廣東市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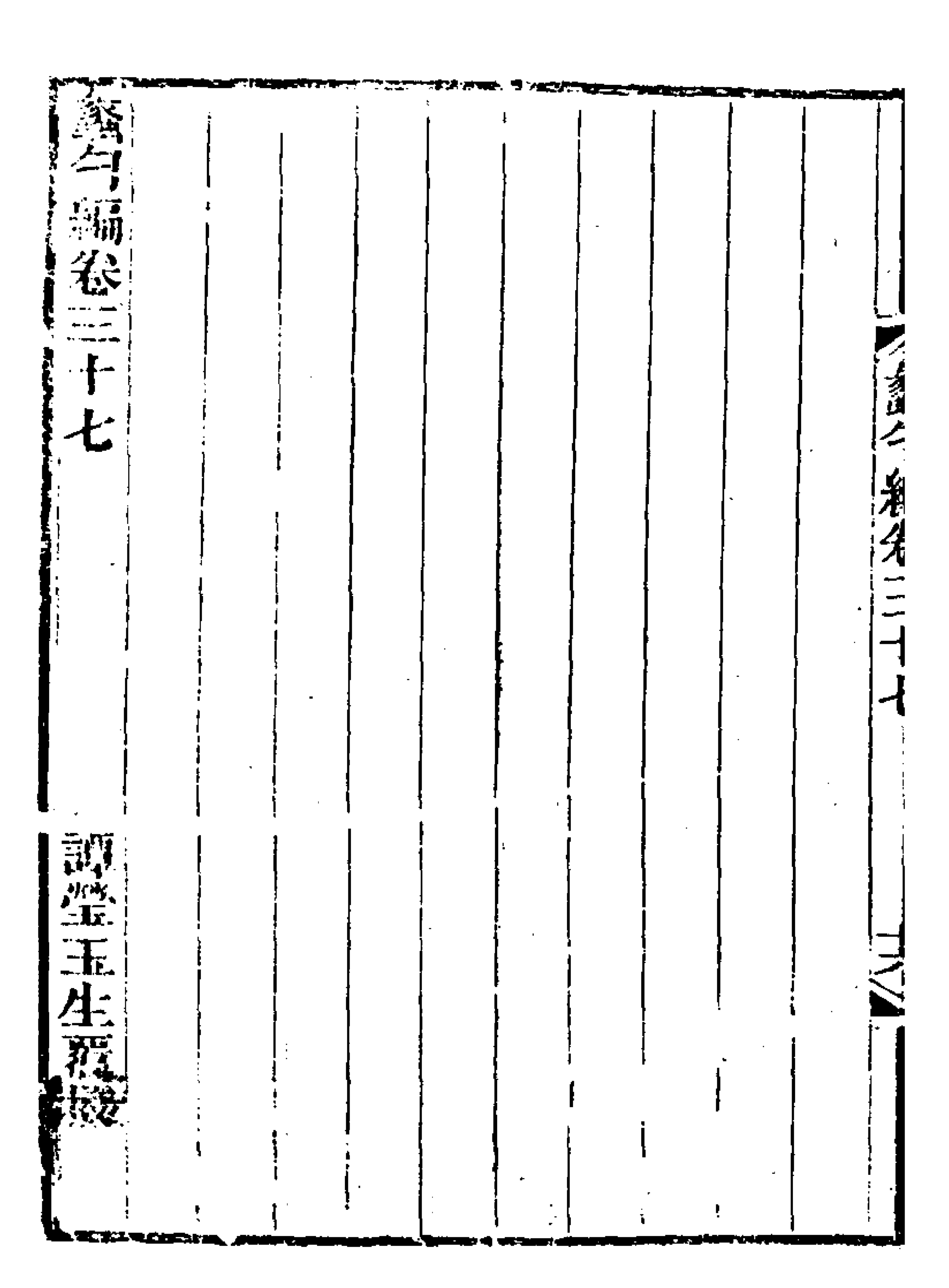
官商

國初閩粵江楚等省凡省會要區百貨叢集其貲本盡屬官商康熙初王文靖公熙疏請自今以後凡王公將軍督撫提鎮不許持貲貿易與民爭利或藉口藩下該管官不能覺察及狥隱不以實奏聞者嚴定處分著爲甲令

官妓

官妓即漢世官婢之遺唐宋皆有官妓至明初猶有十四樓之設後總憲顧佐奏除之丹徒王禹卿曰秦始皇刻石

會稽云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潔成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其正民厲俗之意不憚諄復如此君子不以人廢言可也至唐宋時乃有所謂營妓官妓者雖明君在上賢有司在地方亦不以爲怪夫人有貧富貴賤之不同而含氣負形爲天地所生之人則一也人而爲妓此何等事而官使爲之剗削其羞恥滅絕其人道而納之於禽獸之域著爲令甲以褻天汨民於爲民父母之道何居焉其有愧於暴秦也多矣



譚瑩玉生覆校

[illegible]編卷三十八目錄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古籍多後人所羼

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珠厓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等郡縣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孔子修春秋而經書孔某卒世本邱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列仙傳劉向所撰而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撰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皇后及梁夫人嫕此皆後人所羼非本文也見博雅錄

六帖白樸

文公談苑人言白樂天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諸瓶乃倒取之鈔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王阮亭司寇曰六帖本當時科舉之書唐制帖經者掩其兩端微露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故曰六帖又王氏楙野客叢書元微之詩有白樸流傳用轉新之句註言白樂天于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重于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不載此書每訪弗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覽之卽微之所謂白

模者是也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會眞記

瞿宗吉云唐人敘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韋郎無雙傳託名仙客往往皆然元微之作鶯鶯傳蓋託名張生復製會眞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人殆癡人前說夢也東坡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始亦以爲張氏事按會眞記言張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金聖歎據白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謂當以大歷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其爲微之無疑者以專悖於義

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又金石文字記有鄭恆暨夫人崔氏墓誌銘給事郎秦貫撰大中十二年立顧甯人曰此即今世所傳崔鶯鶯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辨會眞記之誣而誌墓之功爲不細矣按會眞記崔母鄭言崔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于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考德宗興元元年甲子至宣宗大中十二年戊寅崔年當七十五而誌溢一歲豈立石者爲十三年而金石文字記之或誤與然要不可謂之誣矣又聖歎謂鄭恆之名見于西廂傳奇原屬烏有世見墓誌名氏偶與之合遂以墓誌之崔爲鶯鶯誤矣噫世豈有名氏偶與烏有合而時代年歲亦與之俱合者乎輟耕錄曰唐元微之傳奇鶯鶯

事說者以爲生卽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據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甯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于微之爲中表也

碧雲騢

葉石林避暑錄話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爲游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爲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騢一卷爲梅聖俞撰皆力詆慶歷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公亦所不免議者遂謂聖俞遊諸公間官竟不達怨而爲此夫君子成人之美卽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況未

必有質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閒之乃襄陽魏泰所爲嫁之聖俞者也泰喜作僞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自出姓名作東軒學錄皆用私喜怒誣衊前人最後作碧雲騢假名聖俞。騢旋毛馬名世以旋毛爲醜因取以名書此豈特累諸公又將誣聖俞歐陽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推背圖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作者不知何許人託之李淳風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閉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卽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

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禁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于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爲闕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見桯史

武備志

武備志防風茅元儀輯内奇門元覽二卷遁甲經纂三卷大六壬直指一卷大六壬軍帳賦一卷大六壬兵帳鈎元一卷大六壬兵占一卷占選擇一卷占厭禳一卷太乙廟算二卷太乙陰陽遁六卷共一十九卷合名之曰武備志

鈔本無序例余從南海招心齊司馬揷架見之

徐陵誤用左氏傳

博雅錄云李百藥父與友共讀徐陵文有刈瑯琊之稻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籍稻杜預謂在瑯琊容大驚號爲奇童按昭公十八年經書邾人入鄅註鄅國今瑯琊開陽縣又傳六月鄅人籍稻註其君自行籍稻籍當呼爲典籍之籍葢履行之而記其數也孝穆誤籍爲刈百藥知其出處猶未及正其訛謬也

杜牧誤用顏延年詩

潘子眞曰顏延年五君詠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三薦阮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而左遷

始平太守延年賦此蓋以一生踪跡確肖始平也後人誤以麾爲麾蓋之麾遂以郡刺史出守爲建麾其誤始自杜牧之樂遊原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之句後人遂仍之以爲故事而不知其失也

陶詩題甲子之誣

博雅錄曰秦淮海謂陶潛自以祖侃（侃爲淵明族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檄而歸耕于潯陽其所著述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張爾公曰陶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十二首皆晉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巳秋爲彭澤令在官凡八十餘日而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十六年庚申晉始禪宋不容于晉未禪

宋前所作詩便只題甲子以自取異恐所題甲子十二首亦偶記一時之事耳按陶詩題甲子之說始傅會于文選五臣之註後仍襲遂爲詩家典故得爾公是辨知少游博雅之士亦墮雲霧中也

王鐵夫論韓柳

長洲王惕甫曰古文之術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于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爲大家自非馳騖于東京六朝沈博絕麗之塗則無以極其才而所謂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語于文犬羊之鞹而已自宋以後歐曾處范數公之文非不古也以視韓柳則其氣質之厚薄材境之廣狹區以別矣蓋韓柳皆嘗從事于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埽

而空之融其波而遺其滓遂以負絶千餘年柳有其學而不能空然亦與韓爲輔望溪方氏宗法昌黎心獨不慊于柳亦由方氏所涉于東京六朝者淺故不足以知之今雖謂歐曾數公之文勝於柳可也使誠坐歐曾數公於此而俾之執筆爲柳氏之文吾知諸公謝不能也

中晚唐詩主客圖

高密李懷民名憲噩以字行號十桐又號石桐早孤與兩弟蓮塘少鶴相師友嘗與少鶴依張爲主客圖例蒐集元和以後諸家五律詩辨其體格奉張籍賈島爲主朱慶餘李洞以下客焉名重訂中晚唐詩人主客圖其言曰余讀貞元以後近體詩稱量其體格得兩派焉一派張水部天

然明麗不事雕鏤而氣味近道學之可以除躁妄祛矯飾一派賈長江力求險奧不吝心思而氣骨淩霄學之可以屏浮靡卻熟俗予每欲聚集諸家分承兩派訂成一書嫌於創始或驚俗目喜得張爲主客圖本鍾氏孔門用詩之意而推廣之謹依其制尊水部長江爲主而入室升堂及門以次及焉

巴渝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美其地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印註杜詩乃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也

見能改齋漫錄

韓碑詩

葛立方韻語陽秋曰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强者畏克融庭湊皆不敢桀傲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惟李義山韓碑詩目爲聖相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周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謂裴度爲聖相其可哉詩人言語大不得爲義山諱之矣

題宣和畫扇詩

岳氏珂曰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

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翫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首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明史雜詠

烏程嚴刺史遂成著海珊詩鈔外有明史雜詠四卷凡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共一百八十二首其詠劉學士三吾一章中云早知天命有所歸金陵城上燕南飛不如嘗時不力諫撫用喪師五十萬指李景隆言十族九族免塗炭指方

孝孺等言四庫提要謂太祖欲立燕王爲三吾所沮遂釀靖難之禍不爲無見

盛青嶁入蜀詩

王蘭泉曰吳縣盛庭堅著青嶁詩鈔以入蜀諸作爲最世人輒以杜少陵王新城爲比不知少陵由秦隴經棧桔柏渡而至劍閣新城從鳳翔寶雞經漢中以至甯羌陸路不同若青嶁取道歸州穿夔巫入成都即吳漢伐公孫述之路亦即放翁入蜀新城出蜀之路其地雖皆屬天彭井絡而山川形勢迥殊放翁雖有鐵馬西風大散關之語其後封爵渭南而南北棧實未按轡及之故諸公摹寫山水各傳其勝論詩者乃幷爲一談正如屈蚑之蟲方隅之眼宜見

笑於通人也

周希甫函谷關詩

聽松廬詩話曰老子賢而隱于吏者也後人惑於神仙奉爲道教之祖長沙周有聲希甫函谷關詩云老聃古隱君意不在著書脫不遇尹喜應知一字無紫氣果何祥得無近誕迂後來夢金人相率祖其誣咄哉關尹子實爲此說梔此詩一埽荒誕之言可云卓識

詠雲詩

詠雲詩如王荆公句云誰似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美之也又宋人句云無限旱苗枯欲盡悠悠閒處作奇峯責之也汪東山句云閒雲莫戀山頭住四海蒼生正望

思逅之也陳捐亭句云卻怪紛紛類出岫不曾行雨竟空還諷之也用意不同各有其妙

論語詩大學詩

尤西堂檢討嘗作論語詩三十首說者謂其經可以詩爲才人之能事余謂此非西堂所創也何喬遠閩書言福淸林子充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奇解論語多引之千頃堂書目載許稗齋有大學詩一卷每大學一義輒賦七言絕句解之但子充稗齋專主理解而西堂則自見才情耳

烏鬚藥詩

烏鬚藥前人集中罕見佳詠德淸徐方虎倬蘋村集有送無謝談未巷遇烏鬚藥詩云妙藥封題白獺生欲教鵠浴

變爲騷拔心草已經霜萎半死桐難向日榮對鏡只愁衣失素逢人還恐面先赬休將混沌娥眉畫贏得天眞此數莖亦饒風趣

鮑辛浦詩癖

杭州海防草塘通判鮑鈐西岡世籍雲中今爲奉天正紅旗人年二十即知浙江長興縣既而再而三前後逾三十年彭城李俊達公督浙治尚綜覈白城畏之而辛浦之癖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僚吏見其搓手注目神采如有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廢至矣須臾取故牘尾題之殆遍故其生平無日無詩彭城一日謂湖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並經不謹曰當令改

遜而怨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爲百日計乎于是辛浦起勉束筆庋硯者三日謂其客曰下官忍不可忍矣惟大吏之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辛浦百事脩舉部民頌之彭城條繫之而不復怨也辛浦宗法新城所著詩集四十卷別有道腴堂文稾亞谷叢書竝行於世

歇後語本於詩經

太末龔敬君曰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此歇後體也若論文字之常當云夙夜在公朝夕從事矣截去在公從事之語而覓以夙夜朝夕作活字用語雖似半而意則已全文章之妙如此若後人作歇後語便露色相如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此則傑儒之隱言

市井之諺語也嘗覽元人作清江引曲云蕭蕭五株門外柳屈指重陽又不曰重陽又到而但曰重陽又歇後語也又字下得奇然詩云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實藏手仇室人入又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則詩人已先之矣古人文章不事推敲而百代文士劌心嘔血千鍊成字終不出其範圍孰謂六經無文法哉

以麗對服遼使

宋岳氏珂曰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上一字于是徧國中無能屬對者首以請于

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令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辨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謀閼而舌兩朝兄弟邦鄉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敓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返齰舌不敢復言

小說詞曲不當入詩文

張南山曰王東漵柳南隨筆謂落鳳坡出三國演義王新城弔龐士元詩不當着之于題又謂雨絲風片出牡丹亭曲新城不當用之于詩予謂士人既以落鳳坡名其地卽以之着題從其實耳雨絲風片用于秦淮絶句亦未足爲

病然其謂小說詞曲不可入詩文則誠篤論也如生瑜生亮之語亦出演義人習而不察者多矣

新韻譜

大興劉繼莊獻廷嘗作新韻譜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于此矣

傅詩主論詩

陽湖傅山詩主堅苦持氣節以中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天下大定始稍稍與世接有問學者則曰老

夫學莊列者也諸仁義事實差道之節强言亦不工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員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眞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于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甯拙毋巧甯醜毋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眞率毋安排君子以為非止言書也

韓巖字說

相州岳亦齋曰王荆公在熙甯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

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賾微窅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爲變黨伐之論于是浸聞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獄也

書札可覘靜躁

晦菴題跋曰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因省平日得見韓魏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

也書札細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張南本畫火

蜀張南本與孫位俱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勝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于火中結跏趺坐烟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偈云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燄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見博雅錄

彈碁

王右丞詩不學城東游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按顏氏家訓云梁朝貴游子弟駕長簷車坐碁子方褥憑斑絲隱囊是坐彈碁謂坐碁子方褥也以爲對坐手談者誤

蠡勺編卷三十八

西湖璧玉生覆校

新句編卷三十九目錄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今人為聖賢易

讀荔軒筆記譚虞琛字寶川羅定州歲貢生少孤事母黎朝夕不離側母卒合門二日不舉火哀感行路逾年以毀卒先是州牧李華庭屢步行訪之稱為真儒虞琛常言古人為聖賢難今人為聖賢易古人知行並進今則經傳中無理不闡不患不知患不行耳

姓上冠子字

毛西河曰相傳明莊烈帝入小學時問司禮官何謂子程子答曰子者尊之之辭曰何不曰子孔子司禮官無以應

按公羊傳子沈子何休註曰沈子稱子冠字上者著其爲師也然國語吳使王孫雒行成于越范蠡不許雒呼曰子范子又曰子范子則王孫雒未嘗師范蠡也古人偶爾稱謂原無定解全謝山曰宋人如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爲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是卽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例也更遠者之荀卿稱宋鈃爲子宋子猶王孫駱駱與雒古通用稱范蠡爲子范子是平輩相推重之辭非必師弟也

干寶本姓干

傳莫稽曰干于本二姓干古寒切姓編云望出滎陽穎川宋國有干犨晉代有干寶著搜神記于本作邘周武王子

邢叔之後子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有于謹于[illegible]望出東海河南自晉書改干寶爲于寶二姓遂混按宋楊誠齋與同舍談及干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干寶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註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是後世韻書以干作于久矣

老泉是子瞻別號

葉少蘊石林燕語曰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謂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東坡畫竹亦用老泉居士硃文印則老泉乃子瞻號矣按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

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諸其父耶真蘇同時當不謬也

推恩貽外祖父母

唐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以總貴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爲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亦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于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于祖母此贈典也

甥舅知名

朱裴曉曰古來豪傑血氣稟受耳目擩染父子祖孫繼美者多矣至于甥舅之間焜燿史冊者如楊惲太史公之甥也杜鄴張敞之甥也杜林張竦伯松之甥也羊祜蔡中郎之

甥也卞壼張華之甥也何無忌劉牢之之甥也尉遲迥宇文泰之甥也李衛公靖韓擒虎之甥也韋丹顏魯公之甥也韓持國兄弟蘇才翁子美皆王魏公之甥也徐師川洪駒父皆黃山谷之甥也曾文清孔毅父之甥而呂成公兄弟又文清之甥也吳思齊陳同甫之甥也吳萊方韶卿之甥也王保保察罕帖木兒之甥也胡長孺徐世隆之甥也祝允明徐武功之甥也其他未及記憶者尚夥

處士

史記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處士之名始此漢郃陽令曹全碑陰列縣三老等出財者五十餘人中有處士河東皮氏岐茂孝才（皮氏縣人姓岐名茂字孝才也）特超上一列書之說

者謂處士德行可尊之人不使與吏掾廁也杜牧之送薛處士序曰處士者有大智而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與木石爲伍非夫君子其孰能當之觀通鑑綱目于宋元嘉四年大書晉處士陶潛卒以其獨得爲晉全人也夫豈易言哉

信士

古者出財布施曰義士後漢曹全碑陰有義士河東安邑劉政元方千義士侯褒文憲五百義士潁川臧就元就五百義士安平邳博季長二百之文今則曰信士顧甯人謂宋太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作信今之信士即漢碑所稱之義士也

蒼頡

楊升菴曰蒼頡冢方輿勝覽有數處當以關中馮翊今櫟州者爲是皇覽云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又聞人年準作衛覬碑文云蒼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甄金針八分書也蒼頡廟在衛縣漢延熹五年衛令孫羨奉劉明府之令爲之有碑殘泐已甚見趙明誠金石錄

桐江釣臺

桐江嚴先生釣臺兩石壁立數十尋左右諸山合沓江流若斷中涵一曲是爲嚴瀨𧮂非釣所也史稱先生嘗披羊裘釣齊國大澤中被徵不仕歸耕富春山後人遂名其石爲釣臺云爾見施愚山侍講釣臺記

端州硯

龔氏夢得曰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為硯端溪石雖後出未甚貴于世蓋晉宋間善書者初未留意于硯往往但以器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為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硯當時以為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父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元宗甲申三載正月改年為載）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驚歎李氏硯遂不敢復出非原父精博固無與辨然李氏亦非善為硯計者硯但論美惡誠可為寶何必問久近耶近世有書許敬宗硯者亦或以其人

兼之若論李氏硯則許敬宗眞贋亦未可知然好惡之惑如此彼爲硯者美惡自若初何預知而或以有年而貴或以人而賤重可笑也

銅雀硯

升庵外集銅雀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也池北偶談據崔後渠彰德府志辨硯曰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塼硯皆曰冰井臺狗名而未稽其實耳魏之宮室焚蕩于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于瓦礫乎鄴中記云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

鍋倍今或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塼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塼筒者花紋年號如塼內圓外方用承檐溜亦可爲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于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塼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于南城矣

河鼓

爾雅何鼓謂之牽牛註云今荆楚人呼牽牛爲擔鼓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若擔荷之狀故謂之何鼓何者如何天

之休之何人但見何鼓在天漢之間遂易何爲河而前漢天文志又分河鼓牽牛爲二星失之遠矣見懶眞子

嫦娥

丹鉛總錄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氏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爲常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註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儀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元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註音檥船作俄集韻檥牛何切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又後漢天文志嫦娥竊羿不死藥奔月及之爲蟾蜍與王充

論衡同是又以嫦娥爲羿妻本名也

花信風

仁和姜南叔明曰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蓋自冬至後三候爲小寒十二月節氣月建在丑地之氣闢于丑天之氣會于子日月之運同在元枵而臨黃鍾之位黃鍾爲萬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氣運于丑地氣臨于子陽律而施于上古之人所以爲造歷之端十二月天氣運于子地氣臨于丑陰呂而應于下古之人所以爲候氣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語也五行始于木四時始于春木之發榮于春必于水土水土之交在于丑隨地闢而肆見焉析而言之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

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始梅花終楝花楝花竟則立夏矣

寒食雨

三衢柴氏秉敬曰唐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拔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歷合在淸明前二日亦有言去冬至一百六日愚以二十四氣數之一氣凡十五日自冬至及春分共七氣正合一百五日姚合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戸雨初晴此從一百五日之說也元稹詩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此從一百六日之說也愚獨取其以疾風甚雨爲寒食于理甚正後世乃以介子推事附會之夫左傳言介

子與母偕隱而已史記則言入綿上山中于是環山封之名之曰介山而已何至以火焚之而令其出如劉向新序之所云耶蓋禁火之說實本于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于國中註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淸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殆周制也與荊楚歲時記所言疾風甚雨謂之寒食二說皆可信若介子推事流俗妄傳君子不取也

兎葵燕麥

詩人多用兎葵燕麥字本草曰兎葵一名天葵一名雷丸草鏡螻神書曰紫背天葵出蜀中靈草也今方藥中多用之而燕麥則不然博物志曰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故古

樂府曰道旁兎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無用也二物並稱何性之相懸若此而屈華夫先生自代北入京記乃謂舊廣武城外店旁有土窰民居其中所食者皆莜燕麥至鴛鴦濼鎮朔樓又謂其地多沙米燕麥之植抑又何也

稱黔首不始于秦

禮記祭義孔子云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集說馮氏謂秦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然也疑是後儒竄入南昌耒汝念曰書稱黎民於變時雍說者曰黎黑也謂黑首之民也黔亦黑也稱黔首猶之稱黎民也戰國追簌惠公謂襄王曰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

是趙國亦明明稱黔首矣安見夫子時之必不稱黔首乎馮氏考古疑略而集說引之何也

奉佛不始漢明帝

佛氏學流自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是武帝之世已有佛矣又劉向列仙傳序稱得仙者四百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又魏志西戎傳稱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盧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隋書經籍志亦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是成哀之世並有佛經特崇向其教自明帝始爾

梨園色目不始元文宗

博雅錄曰梨園演劇色以十人爲度此有所自也高麗樂志載元文宗二十七年文宗在位五年無二十七年也敎坊女弟子楚英奏新傳九張機弟子十人南曲始于元則十人亦確遵元制矣又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則旦色三人亦本于此蓋古之優人以諧謔供人主嬉笑不過如弄馬漆城李天下十五郎之類而已自樂府流爲北曲而金源氏始以一人登場倚絃索而唱至北曲轉爲南音于是有傅粉施朱者曰正旦副旦貼旦茶旦外旦小旦卜旦有袜額穿靴者曰正末副末冲末砌末則又有外有孤有細酸有孛老有祇從雜常邦

老扮者曰邠老其曲之高者有海鹽崑山太倉蘇州松江下者則有弋陽義烏嶽州樂平其變調有石臺太平于是有關玉馬白㓥魏良輔梁伯龍陳太聲湯義仍沈詞隱之徒備聲度曲其指授別有南九宮譜南曲全譜南詞韻選唱曲當知正典編曲律等書自是鼉鼓銀箏幾如布帛菽粟之不可廢是亦移漸使然也按桯史崇寧初既建辟雍詔以荆公封舒王配饗宣聖廟繪衆坐像故夾堅支乙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顔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顔子顔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

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蔡卞爲荊公壻時正烜赫用事時方議欲升安石于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不慊也其後朝論亦頗疑于禮文遇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荊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誌耳國初舊制兗鄒二公東西向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于左者蓋靖康撤荊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其位尚可考也觀此記優人所戲則梨園諸色人數北宋之末已然不始元文宗時也

粵雅堂校刊

小山大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集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之大小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啟乃云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為山谷之山舊誤矣

八仙

世以鍾離權呂洞賓等為八仙黃休復茅亭客話記蜀孟昶生日有道士張素卿送八仙圖則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壽葛永璝也

八寶

宋徽宗時得良玉六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鎭國通曰八寶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故陳氏書錄解題與故類有大觀二年八寶記一卷

晦菴詞

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

仙惟實欲右詞滿江紅世傳以爲朱文公作後讀鶴林玉露有舉以問文公者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菴云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已則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撫掌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見

程史

婦人七出

嘉定錢曉徵宮詹曰家語婦人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于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閒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于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家室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于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眞能

安于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甯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于妻子也然則聖人于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于舅姑讒鬩于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陵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于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

嫁嫁而仍竊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過不在婦與出而嫁于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于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于破家絶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

平南王像

香山黃瑞谷曰余於番禺郭翁家曾見尚平南王像面貌獰猙兩顴高聳環目短髯黃帶藍袍緯帽不戴頂（是時尚未設頂）鷹嘴靴叉手而坐猶覺其殺氣勃勃也郭翁之祖卽王壻

官總鎮王生女十餘人于歸日賜彤像與壻曰令汝他日識阿翁英雄也今羊城雙門底道全李公書院即郭總鎮故居事蹟別見李安溪集中

古今不數見之戰

黃遵公曰天下三分係於赤壁一戰故古今不數見之戰有九曁赤壁而十焉項羽鉅鹿之戰天下起而亡秦光武昆陽之戰天下起而誅莽謝元敗苻堅于淝水而晉祚以延太宗破老生于霍邑而唐業攸建乃若夾寨奇兵朱溫驚魂柏鄉全勝梁人喪國趙宋以來韓世忠厄兀朮于京口自是金人不敢渡江又有劉錡捷于順昌楊沂中捷于淮西虞允文捷于采石凡此與赤壁皆古今不數見之

職有關于天下事勢國家存亡者也讀史者不知此草草看過亦如孩童好觀傀儡廝殺罔識來歷徒嘗一場熱鬧耳

蠡勺編卷三十九

譚瑩玉生覆校

蛾術編卷四十目錄

學海堂校刊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古以右爲尊

王氏懋曰古者以右丞相爲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爲右相以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故貶秩爲左遷居高位爲右職後世以左丞相爲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睿爲左丞相以王保爲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馴至今日凡國家班次與鄉黨齒序之類亦未嘗以左爲尊者至于官職名號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又往往先左而後右初不

嶺南遺書

粵雅堂校刊

可以一槩論也白樂天曰魏晉以還右卑于左

古今物產不常

羅氏大經曰書言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言摽有梅又言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柟也陸璣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迨宋則連篇累牘推爲羣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草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與蘭之類無不歌詠而梅之清香玉色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凡腐而今瑰異或昔

鬱與而今凡庸且如古人之祭焫蕭酌鬱取其香也而今之蘭與鬱何嘗有香在離騷已指蕭艾爲惡草矣又如牡丹唐已前未有聞也自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羣卉于是舒元輿爲之賦李太白諸人爲之詩至宋之前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于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矣宋歐陽永叔牡丹譜一卷陸放翁天彭牡丹記一卷我朝鈕玉樵若牡丹述至百四十三種又如荔枝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爲品已多自後又有出于君謨所譜之外者朱竹垞曰世之品荔支或謂閩爲上蜀次之粵又次之或謂粵次于閩蜀最下以予論之粵產桂綠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未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精好者僅比

東閣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淸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槧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有者後不覩或幾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巨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閒丹砂求爲句漏令句漏隸容州余嘗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產然也巴邛閩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潁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嶺南有雁始于唐

先是五嶺之外朔雁不到大歷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見唐會要

痘疹始于唐末

痘疹方書胎毒也有終身不出者洪稚存曰天地之氣薄而後有痘疹蓋自唐末五代始唐以前無有犯痘疹而麻者名醫著書亦未有詳及痘疹者蓋天地之氣薄而人之嗜欲益煩五齊六和皆醞釀雨露日月之精華以成氣薄者不能勝也于是一人之身先天後天皆預儲其病以待時而後發有不發者特千中之一百中之一耳

吉貝洄稱木棉

陔餘叢考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潯梧雜佩引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皂帳事是梁時已有此布矣說者謂漢書註孟康曰閩人以棉花爲吉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貝木棉樹也南史林邑傳亦云吉貝者樹名也其花如鵞毳抽其緒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則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貝樹之花所成今粵中木棉樹其花正紅及落時則白如鵞毳正南史所云吉貝樹也但其花紙可絮茵褥而不可織布按南史林邑傳以吉貝爲樹舊唐書南蠻傳則云吉貝草緝花作布名曰白氎新唐書林邑傳并不曰吉貝而曰古貝謂古貝者草也演繁露唐環王傳亦稱古

貝然則南史所謂吉貝之樹即唐書所謂吉貝之草其初謂之木棉者蓋以別于蠶繭之綿其時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爲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樹遂意其即此樹之花所織耳迨宋子京修唐書時已知爲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也（史炤通鑑釋文謂二三月下種至夏生黃花結實熟時其皮四裂中綻出如綿）蓋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于粵繼及于閩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布十萬疋程鉅夫集有送人赴浙東木棉提舉詩鉅夫仕元初而其時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爲民利可知邱文莊所謂元時始入中國非無稽也又禹貢厥篚織貝蔡九峯註今南夷木棉之精

好者謂之吉貝則夏之織貝亦卽今草棉布是三代時已有之但種未移中土爾

無射大鐘

能改齋漫錄曰魏收集有聘遊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縣者人多不解蓋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乃作此賦按周語景王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聽者也秦滅周其鐘徙于長安歷漢魏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于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故收賦得而載之及隋開皇九年平陳又遷于西京置太常寺至十五年敕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年春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淳熙廢鐘

先府君櫪鳴公淳熙廢鐘歌序言吾里潭溪鄉亭有淳熙廢鐘其制甚古四圍作沉綠色周以雷紋寶光可鑒頂紐高四寸蛟螭蟠之自紐下至口高二尺四寸圍三尺八寸厚一寸鐘口外圍四尺六寸五分內圍三尺四寸肩起圓線二條口上一寸八分圓線二條身分四片各起浮線三條限之又自口線上八寸二分橫以腰線三條分上下二層共成八片上層鐫有款云皇宋淳熙二年太歲乙未秋八月壬午廸功郎王府典膳象州司戶里人譚鳴治鑄造永充供養正書徑六分字體不工然五百年物是可寶也乾隆甲申鄉人銷毀之更造新鐘予止之弗克及姑紀以

歌之使後之好古者有考焉歌曰鄉亭榕翳風日暄蒲牢屈曲眠高原陰森寶氣生廟垣頂紐鬅鬙蛟螭蟠古苔四匝沉綠痕剝蝕琵琶銀泥溫蝸涎蠟篆蒙肩跟昔人供養誠惟敦淳熙乙未字可捫歲閱五百綏黎元鏽壓饕餮蚩尤魂胡然弃置蒿藜根鯨鏗鼉鼕聲暗吞瓦釜鐵鐸詠朝昏龍蛇之蟄身固存偃蹇尚可輝乾坤伊誰遽起雷霆燉頓令躍冶深煩冤矜新厭故勢莫援後此孰得尋其源陋儒眼豆奚足論

大將軍礮

古所云礮皆以機發石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礮蓋出此元用西域砲攻蔡州城始

用火器則遂爲行軍要器成祖平交阯得其神機鎗砲置神機營領之嘉靖中得佛郎機法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其腹發百餘丈最利水戰架以蜈蚣船所向無不糜者令造之發各邊用謂之大將軍萬歷末大西洋船至復得巨銃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震數十里天啟中錫以大將軍位號遣官祭之我 太宗文皇帝天聰五年正月造紅衣大將軍礮成鐫曰天祐助威大將軍我 國造礮自此始康熙十五年紅毛國進蟠腸鳥鎗 上命翰林侍講戴梓倣造十鎗賚其使 上又謂梓曰法郎器中國所無汝能思得其理乎梓五日成以進西洋

南懷仁謂冲天炮出其國造之一年不成　上命梓造八日成　上大悅即封炮威遠將軍鐫製法官名以示不朽後征葛爾丹以三炮墜其營遂捷

黃屋左纛

古者車皆立乘惟婦人坐乘故周禮王后有安車而王無之至漢制乘輿乃爲坐乘車蓋用翠羽黃其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橑末建太常十二旒駕六馬施十二鑾金爲叉髦插以翟尾又加犛牛尾大如斗置左騑軛上所謂左纛也

金銀魚袋

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

身魚袋賜紫者金魚袋賜緋者銀魚袋惟宋亦然蓋古之鞶制也易訟卦或錫之鞶帶禮內則男鞶革女鞶絲注小囊盛帨巾者宋禮志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顧雜傳言李淳風有江中鯉魚之讖爲唐受命之符故高祖初受禪即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旋又改銀菟符爲銅魚符以應其兆始則用袋盛魚後乃以魚飾袋是若以袋爲因符而有而未知其所從來者遠也第其製爲稍異耳

鐵券

台州民錢允一有家藏吳越王鏐唐賜鐵券洪武初太祖欲封功臣遣使取其式而損益之其制如瓦第爲七等公

二等一高尺廣一尺六寸五分一高九寸五分廣一尺六寸　侯三等一高九寸廣一尺五寸五分一高八寸五分廣一尺五寸一高八寸廣一尺四寸五分　伯二等一高七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一高六寸五分廣一尺二寸五分　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左右左頒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銅柱

伏波銅柱一在憑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茅嶺交阯東界馬文淵又于林邑北岸立三銅柱為海界林邑南立五銅柱為山界唐馬總為安南都護建二銅柱于漢故地五代馬希範平蠻立二銅柱于溪州何銅柱之多皆出于馬氏也見赤雅

指南車

指南車周公所作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司南爲其不惑也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云記者虛說無其器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晉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之其制設木人于車上手指南然機數不精猶須人力宋順帝昇明末命范陽祖沖之再造其制精巧百屈千回未嘗移變晉代又有指南舟俱見宋書禮志

如律令

漢人公移及史記儒林傳序述所載詔書前後漢書東觀

粵雅堂校刊

條論所載檄文末多作如律令三字或作急急如律令五字張道陵漢人故符籙中承用之李濟翁資暇錄謂令當讀作零律令雷邊捷鬼周穆王時人死為雷部小鬼見于寶搜神記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若讀去聲作律法之發號施令則誤矣按程大昌據風俗通論謂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咒正倣官府制度為之不必鑿以為雷鬼也

寓錢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至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為之是亦備物

之意今則用寓錢楮鏹以交鬼神賄賂公行幽明無以異其孰有甚于此者吾知聰明正直其必有以吐之矣故唐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同紙錢宋惟錢鄧州若水不燒楮鏹斯能不隨流俗爲轉移者宋史王嗣宗病家人私焚紙錢以祈禱嗣宗止之曰神苟有知豈肯枉受賄耶又歐陽子謂五代禮廢寒食野祭而焚紙錢王伯厚謂紙錢始于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不自五代始也然封演見聞記謂紙錢蔡倫所造魏晉以來始有其事古埋帛今則燒之按倫製紙以易竹簡縑帛耳未必創爲寓錢所自始然云魏晉以來有其事要亦理之可信者是又不自開元始矣

食蛙

南人食蛙見韓昌南食及答柳州食蝦蟇詩宋葉榮甫謂西北人未始不食之也東方朔傳武帝爲上林苑朔諫以爲此地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無饑寒之憂師古註鼃即蛙字人亦取而食之又周禮秋官蟈氏註云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猶以蛙爲御膳也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註云羔菟鼃所以供祭然則漢猶以蛙爲宗廟之薦也

揣摩

春官典同賈疏謂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從横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揣摩者言揣人主之情而摩近之也人見戰國策有簡練以爲揣摩之語

䚕訓揣作量度摩作研究失之矣

陽秋

晉簡文帝鄭后諱阿春故謂春秋爲陽秋桓彝曰季野皮裏陽秋褚裒字季野孫盛晉春秋曰晉陽秋安帝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議曰陽秋之義毋從子貴若葛立方韻語陽秋之類以易世而避其名則惑矣

煉銀化金

倭人每浮船至粵市楚中白鉛歸以煎煉每百斤得銀十八兩其餘滓成黑鉛仍售中國銀鉛非出于倭也但其術不傳即爐火家亦不解耳又史記正義安息國其人多巧能化銀爲金

粵雅堂校刊

埋鐵制木

唐元和中柔道茂善太一遁甲所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温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淮南子曰金勝木者非以刀殘林也此可以悟埋鐵之理

埋木生煙

天啓六年十月辛酉南京西華門內有烟無火禮臣往視乃舊宮材木瘞土中久煙自生土石皆焦以水沃之三日始滅

白衣冠

孔仲達曰唐虞以前冠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不齊則用白布矣朱子亦謂古人不專以素色爲凶蓋古用皮弁皮弁絶白自今言之則凶矣然屈華夫宗周遊記言陝人皆麻葛巾白袍或不巾但裹一白布蓋雍州居仲秋之位色尚白故以白爲常服遇慶賀亦皆麻葛巾白衣以往弔喪則加一白布于巾上耳

白打

韋莊詩上相閑分白打錢齊雲論曰白打蹴踘戲也蹴踘譜每人兩踢名打二曳開大踢名白打蓋寒食蹴踘見劉向別錄猶古今藝術圖言北方寒食爲鞦韆戲之類耳閑

分白打錢則出錢賞賚以博歡笑若景龍四年清明上御梨園命三品以上拋毬拔河可證也楊用修謂打錢戲名已未深悉其義而周櫟園謂武藝十八終以白打如昔人以不持寸鐵爲白戰卽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亦未免好奇之過

不認親

崇正時北方小民製幘低覆其簷自掩眉目名曰不認親其後寇亂民散途遇親戚有飲泣不敢言或掉臂去之者

鬼彈

世人詈人輒曰鬼彈干寶搜神記言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惟十一二月差可渡自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

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俗謂爲鬼彈謂中人輒害也又水經註瀘水旁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左思蜀都賦有鬼彈飛丸以礧礉句

都都

六黃門居魯臺海采風圖考巡使按年巡歷南北二路撫賞番黎士女歡迎馬前有跳獻都都者張侍御湄詩云爭迎使節共歡呼驄馬前頭眾婦趨首頂糍盤陳野食大官曾未識都都按都都猶內地糍團也

伽南香

黎媿曾筆記伽南出日本支國東浦寨甚不易得取時必

先期剖牲瘞卜有無走瘞林中聽樹頭小兒語急斫數斧而返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取先上其王及三儺國之專政者儺酋爲重加洗剔上者酬之厚酬其值大下者聽別售今中國所有皆非眞者按耶琰七修類稾言奇藍香出占城等國他書多作奇南星槎勝覽作棋楠後得其國所賜書物錄之于槖乃知作奇藍二字愚謂梵書僧伽藍衆園也譯云園取生植義爽俗多依佛氏教則此香當作伽藍乃是紛紛記錄都無確據也

龍涎香

龍涎香傳爲鰍魚精液泡水面凝爲涎能止心氣痛助精氣以淡黃色嚼而不化者爲佳番子浮水取之價十倍不

司多得按何喬遠名山藏云龍涎香出蘇門答剌國其國
西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中羣龍交戲其上遺涎焉
國人駕獨木舟伺採之每一斤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
枚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百斤
遍市京師不得下諸藩司採買部文至廣東臺司集議懸
價每斤銀一千二百兩僅訪買得十一兩上進內驗不同
姑存之亟取眞者部文再至廣州獄夷囚馬那別的貯有
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白
褐色細潤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眞不贗尋有
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得十七兩二錢五分次年進入內
辨驗是眞許僞用自後夷船閩上供稍稍挾來市始定價

每香一兩價百金龍涎之爲用也入香合和能收歛腦麝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眞和香焚之翠烟裊空不散或言涎沫有三品曰汎水曰滲沙曰魚食惟汎水者可入香用又言魚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春夏間盛開花落海大魚吞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嚥入久卽脹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惟糞者不佳

焙鴨

順德黎景升遇耆上寮翁傳謂翁忘其姓名業焙鴨嘗言其法曰始集卵五六百爲一筐置之土墟覆以衣被環以木屑種火文武其中設虛筐候之卵得火小溫輒轉徙虛筐而上下之晝夜六七徙凡十有一日而登之床床簟亦

籍以衣被而亟覆其上時旋試之逾一月而雛孳孳家殼出矣然業是者其志欲勤其身欲親其火候欲勻其卑幼有事于左右者欲和而聾其耳目必專無外分若是者雛雁而澤易育且速長故凡畜養者競趨吾門論者謂其得相適云

種羊

姚桐壽樂郊私語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而留其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未日爲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數子羊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

宜男草

人多以萱爲宜男其說見于風土記又梁徐勉萱草花賦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加名斯吉然南方草木狀曰水慈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興婦人懷妊佩其花生男者即此非鹿葱也蓋水葱生水中如葱亦名翠管又羣芳譜曰鹿葱色頗類萱然各自一種本草注萱即今之鹿葱亦誤

一品紅

崔豹古今注當歸一名文無本草云七八月開花似蒔蘿淺紫色新安汪洪度詠一品紅詩自注云當歸花曾入禁苑賜此名

右蠡勺編四十卷　國朝番禺凌揚藻撰按揚藻字藥洲諸生所著有嶺海詩鈔海雅堂詩文集俱生前手自授梓此編則其讀書隨筆劄記或采擇先哲著述或紀錄同時師友講論之言或斷以己意題曰蠡勺編不自滿假之意也晚年依類編次裝褫成帙藏之於家有目錄而無序跋惟三十五卷引鄭荔鄉經稗言愚之蠡勺編其體例實肇諸此也則著書之意可見矣然經稗專采說經之語此編則搜羅四部博觀約取尤為其難也先生終身著述耄期不倦據文集尚有所撰四書紀疑錄桂楣蕤記羣居課試析疑集今未可得見先假錄此編付梓以為遺書之一種焉同治二年癸亥仲春花朝令節南海伍崇曜跋

龍藏街萃文堂承刊